



跑步达人廖二娃

□向开成



本次列车终点北碚

□叶仁军

大竹林，有一个
苍老的侧面
下午的眼镜会眨一下
望你一眼，那远方的风景
我不会接，那些
熟悉的、陌生的电话
独自一人，去远方
没有目的

来福士下的江水，清澈见底
不少人在江边的石头上
留下童年
水中的建筑，醉意朦胧
本次列车终点北碚
在废弃的那栋楼前
我决定，返回

（作者系重庆文学
院创作员）

桐花盛开

□李柔

那最先绽放的一朵
就像一口晨钟
被春神之手敲响
美好的一天便开始了

接着又绽放了几朵
就像几只喇叭
反复播放着
那首春之声圆舞曲

临近中午
一簇簇聚伞花序
就像一串串喜炮炸裂
迎来了众多客人

舞台之上
两张年轻的嘴唇
就像两朵唇形的花瓣
吻在了幸福时刻

花开过后
便开始了绿意盎然的生活
两片单叶
呈现出对生的状态

即使桐木最终做成了
古琴和古筝
也会在岁月的弹奏中
产生出经久的共鸣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
会会员）

一个寝室。这时，我才见到一个全新的廖二娃。走路精神抖擞，找不到一点病号的样子。说起多年前那次差点要命的病灾，他坦言，病因全在那由着性子的喝酒、熬夜打游戏等耗费生命的恶习上，如今早已痛改前非：不喝酒，不打牌，不玩游戏，早睡早起早锻炼。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习惯性醒来，不见廖二娃，一问才知，他五点过一点就起床跑步去了。不久，穿着短衫、一身热腾腾的他，缓缓走进寝室，一面招呼我们，一面准备洗澡。那姿态，那动作，犹如三十多年前那个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后的他。见我们关心他跑步情况，他答道：“没有跑多远，只围着田径场跑了四十多圈。”一时间，惊羡了我半晌。

听同寝室的老师说，这几年，廖二娃迷上跑步，几乎风雨无阻，每年跑步在3500公里以上。据说有一次兴致来了，一口气跑了近8个小时，至少跑了70多公里，速度不见得快，但却跑得相当有精神。

当天晚上，我们寝室里的人，都来关心廖二娃的跑步人生。他不紧不慢地说：“自从跑步以来，肚子的赘肉少了，饭量增大了，过去的基础性疾病一扫而光，身体素质明显提高。这几年，荣昌区马拉松全民健身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更是鼓足了我的劲儿——我几乎每次都参加，全马一般在四小时之内，半马在一小时四十分左右，成绩一般，但是，当我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参与，自己能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又有幸跑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后来搬出寝室，我们见面少了，我料想廖二娃跑步肯定不会落下，就没有怎么关注他。直到前几天，碰到仁义中学一个喜欢跑步的老师，才知道廖二娃这两年的不简单：“你们荣昌初级中学有个廖二娃可了不得，得了癌症，手术后，不但自己跑步，还发动学校教师一起跑步，你们学校在荣昌区教育系统长跑比赛中拿了个团体一等奖，在荣昌区、重庆市的马拉松比赛中，也是跑得风生水起……”

春渡茶峒

□王治刚

缓横渡江水，三分钟便从湖南茶峒抵达重庆洪安古镇。坐在船头，柔风拂面，恍惚进入书中情境。“翠翠，莫坐热石头，免得生坐板疮。”我似乎听见爷爷的叮嘱在江风里回荡。船夫告诉我：“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

翠翠岛就在对岸，我们终于乘船抵达。汉白玉雕成的翠翠抱黄狗而立，眉眼间藏着少女的纯真与羞涩，这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上世纪30年代，沈从文途经这座边城，被“一脚踏三省”的独特风情打动，于是写下了这部经典。漫步至白塔下，登塔远眺，湘渝黔三地风光尽收眼底：湖南的吊脚楼、重庆的白墙黛瓦、贵州的青山云雾，在春日暖阳中交融。难怪当地流传着“一声吆喝三省应”的趣谈，旧时当地有老汉，三女分嫁湘渝黔三地，农忙时只需登高吆喝，三个女婿便会自带干粮赶来帮忙，被

戏称为“三省总督”。

春日的茶峒，少不了人间烟火气，最当品尝的是角角鱼火锅。这火锅将三省风味融合，清水江的野生角角鱼，配上湖南的辣、贵州的酸、重庆的麻，酸辣鲜香令人回味。傍晚时分，三省界碑前挤满了打卡的游客，夕阳洒在江面，波光粼粼，对岸的炊烟与灯火次第亮起，行人如在画中游览。此时的茶峒，只有邻里闲谈的亲切、渡船摇橹的悠然。

次日清晨，离开茶峒。站在渡口回望，白塔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拉拉渡仍在江面上往返，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沈从文曾说：“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茶峒的水，不仅滋养了一方水土，更孕育了纯粹的人性之美。

这趟出行，赴的是一场时光之约，也是一场心灵清修。山水载着文字的余温，茶峒的纯粹，终是刻进心底的温柔。

（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副主席）

放电影的罗知青

□刘畅

道子村小就读。一个周末的下午，一位二十多岁的男子走进学校，他衣着整洁，脚穿白球鞋——这是当时下乡知青的标配。见有客人，我大声喊：“陈老师，来客人了！”父亲和陈老师闻声出来，一阵惊呼：“呀，是安南来了，快快请坐！”

来的知青就是罗安南，江津朱沱人，担任公社电影放映员。他哥哥罗安琴是涨谷公社中心校党支部书记，也是父亲和陈老师的领导，彼此很熟悉。罗知青当晚在竹庆湾生产队放电影，离学校不远，于是顺道前来看望父亲和陈老师。

一阵寒暄后，罗知青与陈老师在坝子里下起了象棋。附近社员听说有电影放映员来了，纷纷赶来学校，里三层外三层把他们

围住，原本安静的校园顿时热闹起来。在那个娱乐匮乏的年代，电影放映员是极受村民们敬重的。下午四点多钟，罗知青准备回生产队吃饭，临走时再三喊我们一起随他去竹庆湾生产队，说当晚放的是战争片《平原游击队》，很精彩。

我对罗知青满是敬意，喊他罗叔叔，觉得他很了不起，一路上兴奋地问这问那。夕阳落山时，我们端着凳子，早早来到晒谷场。这时，四面八方闻讯而来的乡亲，有的扛着板凳，有的提着马灯，有的拿着手电筒，纷纷聚集晒谷场。

天色渐暗，准备放电影了。罗知青拿起话筒，大声提醒大家：“家里要留人看家哈，防火防盗。看电影不要喧哗，注意安全，照顾好老

人和小孩。”原本喧闹的人群很快安静下来。

但凡打仗的电影，就是时下男女老少都喜欢看的。放映途中，突然下起了小雨，大家纷纷躲到保管室的屋檐下。罗知青把雨伞牢牢罩住放映机，自己站在雨中继续放，头发和衣衫淋得湿透了。生产队长见状，赶紧跑回家拿来草帽、斗笠和油纸伞递给他，他却把雨伞让给我们三个，这件事让我至今还很感动。

第二天，电影里李向阳握着手枪，对鬼子说的那句台词“放下你的武器”，便很快在村里流行开来。同学们在打闹和戏谑中，“放下你的武器”成为一句口头禅，至今依旧清晰在耳。

时光匆匆，当年的孩童早已长大，乡村露天电影也成远去的回忆。那场电影，藏着乡村的温情与喜乐，也藏着我对这位知青电影放映员最深的怀念。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

说起初级中学的廖二娃，其实早已名声在外。

十年前考调进城不久，他便被查出舌头有癌细胞，必须手术切除。一时间，荣昌关于他的猜测传得神乎其妙，什么年纪轻轻熬夜太多所致，什么被老婆管出病来……在我看来，这些传言一点不靠谱。

因为我与廖二娃相识已二十多年了，记忆中他可是篮球场上的一员猛将。

那时，我和他同为荣昌师范学校篮球队队员，一起活跃在篮球场上。

廖二娃身体素质好，奔跑能力极佳，打起篮球来，也是勇猛异常，常常冲进罚球区，撞开防守对手，轻松上篮得分。只是有个小毛病，一旦对手也上力量，顶不开人，他出手时，不管对手有没有打到他的手，总要大声喊“哎哟”两声——狡辩的委屈，常常换来的是裁判的同情，对手的鄙视。

但这不影响我和他的友情，我们和整个球队一起征战，参加荣昌县中学生高中组篮球赛，参加荣昌县职工篮球赛……除了名次没有第一名的遗憾外，记得最多的还是我们抱着篮球冲杀对手禁区的画面和某个配合默契的妙传。

师范毕业，我们各自被分配到偏远的乡镇，他在吴家，我在河包。自此很少会面，各自也淡了关系。

直到十年前，他也像早几年进城的我一样，考调进荣昌初级中学，我们才再次碰面。他已经很少打篮球，精神状态不太好，时常挂着黑眼圈，走路慢腾腾的，有点未老先衰的样子。

忍受一番打击之后，廖二娃还是做了手术，切除了一点舌头，说话有一点不自然。廖二娃返校后，一看到他，我就劝他一起打篮球。他来了几次，就偃旗息鼓，听说他后来到了学校后勤处做实物管理，并选择了跑步。我在教务处一天到晚忙来忙去，自然是很少和他见面。

2022年11月，一个特殊的机缘巧合，我和廖二娃住在

《边城》里有句话：“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这话像是茶峒向天下游客发出的邀请函，我便于今春赴约。

春临茶峒的讯息，清水江最先知晓。几场春雨后，江水上涨，青碧色却没变，看着让人有一种欲掬一捧饮一口的冲动。岸边，翠竹长出嫩叶，几只水鸟在枝头嬉闹。桃花、杏花开得正艳，与沈从文笔下的青山绿水相呼应。

如今进入茶峒腹地，需乘游船。这游船是敞篷，两岸景色尽收眼底。那一排排的吊脚楼，一半着陆，一半入水，木柱上的青苔记录着岁月痕迹。十来分钟，船已靠岸，随着人群在古镇小巷穿行。各色风物小吃和趣味手作，看得人眼花缭乱，趁着心意挑几样放入包中。转角处的老茶馆里，土家阿婆正用粗瓷碗沏着本地山茶，茶香混着隔壁油粑粑的焦香。

行至江边，就可去乘坐那有名的拉拉渡了。这渡船听说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自古便利着两岸乡民往来。如今，游客必会来此乘坐“打卡”。船夫手拉钢索，木船缓

听闻几十年前放电影的知青罗安南去世，心里充满了痛惜。小时候我曾看过他放的电影，那段尘封的童年往事，清晰浮现眼前。

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日子清苦平淡，一场露天电影便是十里八乡最盛大的节日。那时，我在父亲任教的朱沱涨谷公社马

